



在网上看过很多网友晒家中藏书的帖子，不但有各种令我惊叹不已的藏书数据，往往还有图有真相。照片上那些排放整齐、包罗万有的书，结实漂亮的实木书架，舒适的读书环境，相信即使是不爱读书的人，看了也会感到身心愉悦。相形之下，我的藏书显得十分可怜，令我不敢在人前再谈及自己的藏书。我那点书跟网友的藏书量相比，真的是一粟比沧海。而且，我的很多藏书可能在某些书友眼里，根本不能算是藏书，版本太差或页数太单薄的书，哪里好意思当收藏品。我手上还有不少是自己装订的打印稿，因为有些书买不到，只好自己打印装订。大概这些在书友眼里更不能算是书。不过，对我自己来说，有几本打印稿确实是我读过最好的书。

好在最近几年我不再追求藏书量。我喜欢精读，一本喜欢的书往往会读上三四遍，甚至更多。按这种方式即

使再读书三十年，也读不了多少书。书太多，可能反而影响我精读的计划。在以前，我每年会订个读书计划，要求自己新的一年要读满多少本书。后来慢慢发现这种计划其实没什么意义，有些书略翻几页便不想再读，强读无益。有些书则相反，拿在手里舍不得太快读完。所以，我现在不再定任何读书计划，读不下去的书就干脆扔到一边，不强读。碰上特别喜欢的书，就连续读到心满意足再换另一本。

我也不参考他人的书单。别人推荐的书当然有好有坏，有适合自己也有不适合自己。过去看到名流推荐的书单或看到评价很高的书评就急匆匆地去找来读，大多数书的阅读体验，是从期望到失望的极大落差感。我前期买的书，精品率、复读率很低，大部分放在书架上蒙尘，很多就是追随别人的脚步去买的书。最近几年买的书，都是自己心头好，阅读的时候另有一番成就感。

对于他人所列的推荐书目，我在学生时代即使疑惑，即使读过后并不觉得很好，也不敢质疑或反驳；读书稍多之后，对于他人所列的推荐书目，往往是半信半疑；现在对推荐书目，看看就算，除非是特别信仰的人物所推荐。读书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事，各有各的喜好很正常，为什么要拷贝别人的喜好？我热爱的，他人未必热爱，他人热爱的，我也未必热爱。

有网友戏称为藏书而买房。书多了，无处堆放，确实是读书人的一大烦恼。我也有此烦恼。有了自己的房子，才能安心读书，泡茶，养花。这几件事，光是想像就能感受到多巴胺的释放。

因为很小就喜欢读书，泡茶，养花，我常常被身边同学朋友笑话，说我年纪轻轻就有一大堆老头的爱好。中年之后，才发现读书，品茶，养花这几件事，在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中，因为这些嗜好，我才能偶尔放松紧绷的神经。



山村春事

雨打春枝，是一汪春水涵养生灵
让氤氲的水汽将人间包裹
所有秘密藏于寂静中，需要细寻
想让来者知道幽兰的君子气
想让归客沾朵桃花，寄回暖暖的心

农耕者最惜湿润的春泥
跟着牛铃儿与牧笛，踩下痕迹
传承习俗，在村歌中诉说远方
直到晚霞混着那缕炊烟
悬浮在云层深处，捎去村庄的讯息

当东风拂过发丝，耳边响起叮噔
在花间，透亮的露珠映出醉意
精魂悠然醉酒，落入春的怀抱
做一个相信梦的使者，约定终身（熊轲）

想起和你一起读诗的日子

悠扬的笛声
从远处飘来
划不破寂寞的日子
让我想起你在月下谈诗
想起你月色下最美的甜甜的笑
请让我把这美的月
装进移动硬盘
与春天一起送给你

我走不出寂寞
学会了月下哼歌
日下饮酒
在这醉人的季节
何时才能与你并肩
等待
花开

(黄以进)

站在初春放牧雪花

初春的雪花
比白天的星星还稀见
一落到地上
如奶奶的笑声
早已消逝
有别于家乡的这次春雪
我站在三里湾旧城
雪在狂飙
四野咆哮中我像放牧人
鞭打下是一野春雪
雪抹平前方石板上
古人车辙轧出的槽痕
驻立城楼
放牧春雪的我
一次次
经历着风雪撞击
城墙
和旅人远去脚步声的放牧

(毛昭子)

家乡的那种草

家乡的那种草
长在地边的坡坡上
春日里发芽，夏日里疯长
到了秋天，随庄稼一起枯黄

家乡的那种草
忠厚、朴实、隐忍
任牛羊啮，任行人踩
它不反抗，也不反感
依旧默默地生长

家乡的那种草
青春时，是牛羊们绝好的口粮
衰老后，是灶膛里袅袅的炊烟

漂泊在外，睡梦中
常常想起家乡的那种草
一种无以名状的泪水
濡湿了碎花的枕巾

(艾文章)

原野上的雪

落在大地上，在原野上
便不再言语
安静的样子，很有风度

用沉默冥想的方式
照亮了白天，照亮了夜晚
也照亮了远行和归来的人
他们正在经过雪地
往往被一份简单的幸福陶醉

原野上的大雪
让山峦和山峦之间，河流与河流之间
没有了间隔
远和近也没有了距离

大雪的意义真实在于
它们能够覆盖一切
而又可以让一切保持原有的模样（相海龙）

凤凰木

高大的身影，融入高矮胖瘦的
树木中，未见突兀
叶片细小，低调
不开则已，一开即如火如荼
像江河奔流，数日不歇
在别样的时空
绽放满园春色
香气高远
与云雀比邻而居
在仰望处
灿烂成人世间的啧啧称奇

(涂启智)

秦岭早春

山林，被高一声低一声的鸟鸣
喊醒，秦岭开始回暖
云朵，翻山越岭
越爬越高，越爬越淡
明媚，潮水般漫向人间

雨水到来
大地潮湿而温热
攀援在崖壁上的迎春花
爆出新芽，溪流淙淙
奏响晨曲，山脚下
的野柳，植物和庄稼
泛着淡淡青色

一位老农，挑着担子
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我看见，春色
在他的肩上
蹦蹦跳跳

(程毅飞)

一季青桐

□ 韦联成

早前，老宅的院前栽有一棵青桐，每到繁花季节，远远望去，犹如一片燃烧的云霞。风过时，满树桐花缤纷零落，一个夜晚便落满整个场院。小时候，我和几个伙伴成天在树下疯跑，追逐院子里的落花，衣裳上、头发间满是桐花的香味与花香。

院子里，青桐长势愈发葱茏，伞盖一度阻挡了房舍的采光。氤气湿重的时候，时常招来许多虫子在院子里筑巢。没几日，原本洁净的场院，因此留下许多虫子的痕迹。父亲忍无可忍，只得动用武力，把过于繁盛的枝杈锯掉。青桐遭了几次重创，不出几日，原本繁茂的树身便有大半枯萎，每天都会掉落许多黄叶。直到后来，家中修葺老房子，桐树原先占据的空地阻碍了砖瓦的运输。父亲思量再三，最终决定把树砍掉。

一个放学的午后，我背着书包跨进院门，就看见高大的青桐树在一阵锯木声中轰然倒地。后来，又被截断成一堆用来生火的柴垛，被码在院前的空地上。此后，院旁腾出了一小块空地，原先青桐占据的地方，只留下一截树桩闲置在角落里。原先浓荫掩映的场院，忽然变得空旷，待到繁花时节，便再也看不到满树吐香

的桐花了。

一晃好多年过去，我的生活也被忙碌填满，关于青桐的记忆开始变淡。到后来，到桐花绽放的时节，也难以想起……

直到多年以后，我忽然惊喜的发现，原先这棵被砍掉的青桐并没有死去。在静默的时间里，它那被砍掉的树桩依然活着。它就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大家的熟视无睹中，暗自积蓄着力量，在瓦堆里萌芽抽枝，顽强生长。期待有朝一日，冲破层层壁垒，重新站立成一棵开花的树。

我拨开杂草和覆盖的砖瓦，给青桐腾出一块空地。甚至在一个清晨，我重新搬来砖块，在树身周围砌出一道围栏。经过几年的栽培，青桐长势良好，枝繁叶茂，伸展的枝干越过了院墙。前些时候，我再次回到家中，惊喜地发现桐树孕出了一簇簇花苞。在风中，青桐摇曳着满树枝叶和花苞，女子般窈窕曼舞。

又一个清晨。我起了个大早，站在树下张望，细致打量一朵朵花苞，摘一朵含在嘴里，苦涩中略显丝丝清甜，仿佛人生的个中滋味……

春枝一茎，浸在烟雨里，有元人画境。

元人画作，多取疏朗之境，赵孟頫就有《秀石疏林图》，石峰几座，突兀峭拔，石峰之下，“空屋”数间，庭院之外，疏林一片，疏朗开阔，风自由穿梭其间，整个山野人家安谧宁然，春风夏雨，自然和谐。这便是元人景致，崇尚自然，虽是“空屋”，但却怡然自得，有陶潜“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境。此间，立于山野，春风化雨，一场濛濛细雨如纱似雾般将整个村庄掩映其中，而最亮的当是村道边的垂柳。

一茎春枝染烟雨。

春雨贵如油。春日烟雨更有几分贵气，迷迷蒙蒙地落，笼了村巷笼了烟柳，仿若一阙湿了韵脚的宋词。这一茎旁逸斜出的柳枝，斜在烟雨之中，不由得让人近前，一抹鹅黄在枝尖跳跃着，躲躲闪闪，有几分隐逸的羞赧。定睛看时，这柳枝也是染了翠绿的脂粉，油亮嫩绿中泛着浅灰，这灰色，不是白墙黛瓦的黛赭色，是胭脂灰，这灰，让一茎春枝多了迷丽气息，有韩退之“绝胜烟柳满皇都”诗意，亦有王维“客舍青青柳色新”之境。我喜欢立于一茎烟柳之下举目四望。

望柳柳歌散中的河道。
河岸柳，一字排开，是春天的使者，总是在春日不久就按捺不住内心的热



一茎春枝颤

□ 任随平

望，将一抹绿意开怀播撒。燕子回时，绿水人家绕。

绿树人家绕，必有一座桥。

桥是木桥，木桥古旧，旧气十足。旧气十足的木桥站在一河柳色里，有江南好气象。江南的风轻柔，花草树木醒过来的早，融融的，浸淫在暖风里，“暖风熏得游人醉”，闲眠里的人们牵了细绳，沿着石板路，在迷丽烟雨中漫步。那是江南的柔情。

立于北方木桥上的人，不是看柳，是荷锄而行的人。

少了蓑衣，少了斗笠。但他们的头上总会有一顶草编的帽子。没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气，却有一份忙里偷闲的旖旎情怀。立于桥上，就成了风景。卞之琳这样说。

确实，立于桥上的人，被看烟柳的人当成一棵柳也是常有的事。在乡间，做一棵柳，不是梦，却能让入心中生出梦一般的念想。风轻扬起婆娑柳影，立于柳下的人，不就成了烟柳中人么？

看，那是谁人拈一茎柳梢，在风中婀娜多姿？

那又是谁人，折柳送别，“羌笛何须怨杨柳，西出阳关无故人”？

从古诗词中走出来的人，都有着诗词气，诗词气好，能养出内心的爱。

一抹烟雨染春色，一茎春枝颤。

样的梅，一枝独秀，宁静淡泊，它的到来不为争艳，只为让角落和旷野中也游走着春的盎然与芬芳。

世人爱梅花，不仅因梅花象征着坚毅与顽强、美丽与希望，它还是高雅脱俗、知己的代名词。古往今来，提及梅花的诗句数不胜数，但我一直难忘那句“幸得梅花同一笑”，这是陈寅恪先生在67岁生日时所写，借梅花表达对妻子多年陪伴的感激之情。

每当春天来临，无论是置身于一片姹紫嫣红的梅海中，还是凝望荒野野外兀自绽放的一枝梅，我的心中都会油然而生一份情愫——“幸得梅花同一笑”。是啊，我们是何其幸运，在现世安稳的每一年，都能与梅花一起笑迎春天，享受时光的从容、岁月的静好。

又何尝不是呢？世间万物的美好皆与我们环环相扣，我们更应努力生活，珍惜当下，在每一个锦绣纷呈的春天，与梅花重逢，与幸福相拥。

幸得梅花同一笑

□ 吴琳

